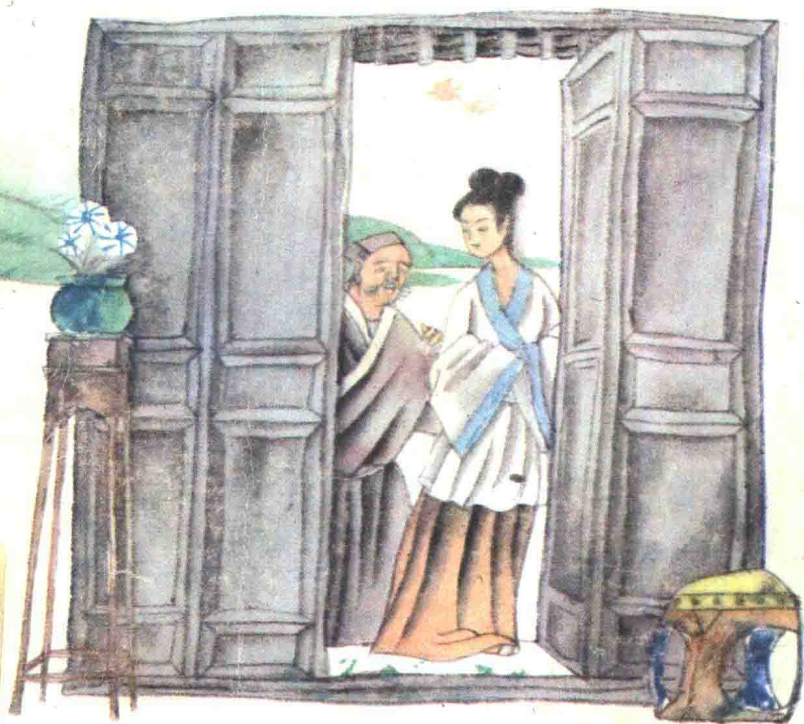


唐
雨
秋

三拍奇选

华岳文艺出版社



三拍奇选

唐雨秋

华岳文艺出版社

三 拍 奇 选

唐雨秋 选评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9.75 印张 4 插页 440 千字

1988 年 4 月第 1 版

198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2,000

ISBN7—80549—036—8/I·30

定价：5.40 元

选 评 者 说 明

最近因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明末刻本《三刻拍案惊奇》的整理出版，我国明代著名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应改称为“三言”、“三拍”了。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拍案惊奇》一刻四十篇，二刻三十八篇，三刻三十篇，共一〇八篇。对一般读者来说，系统阅读这近百万字的作品，会有一些困难或不便的。为此我们参考其他选本已选的篇目，并考虑到三部作品集的题材内容，从中选出三十篇编成一集，并稍加评品，以方便喜欢阅读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读者。

“二拍”的作者凌濛初（1580—1644年），字玄房，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人。他壮年时不得志于科场，以著作刻书为事。崇祯八年（1635年）官上海县丞，升徐州通判，死于明末兵乱。他编写“二拍”的动机，自言是看到冯梦龙编撰的“三言”，语多俚近，意在讽劝，有益于世道人心。又看到宋元旧作，已被冯梦龙“蒐罗殆尽”，只好“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演而成说”。就是根据古今所闻的故事素材，运用人民大众所喜爱所熟悉的话本形式，写出为大众阅读的读物，即鲁迅先生所称的拟市人小说，也叫拟话本。由于这些小说是出自个人创作，因此凌濛初是中

国第一位白话短篇小说的作者，“二拍”也是中国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集。

《三刻拍案惊奇》的作者，文前题为“梦觉道人、西湖浪子辑”，书前序末又署“孤山梦觉道人”，根据作品内容与时间，作者应是晚明杭州人。据有关方面考证，明末的陆云龙，可能就是作者或至少是作者之一。陆云龙，字雨侯，浙江钱塘人，自天启至明末，他从事著作和书籍编辑、评选工作，校辑、评选的书籍颇多。

“三拍”一〇八篇小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内容触及到当时许多社会问题，也塑造了一些过去作品所没有的新的人物形象。比如市民中的商人形象，就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本集中所选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就描写得相当出色。在选材上占比重最大的，是男女婚姻爱情问题。作者通过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故事，歌颂了真挚的爱情，肯定了突破封建藩篱，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如《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等。作者对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相爱结合，是持肯定与赞扬态度的，如《通闺闹坚心灯火，闹团圞捷报旗铃》、《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等。对于在邪恶势力逼迫下，一些不幸“失节”的妇女，作者也是同情的，竭力肯定她们的丈夫并没有因她们“失节”而嫌弃她们，如《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徐茶酒乘闹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完旧案》等。其他如揭露贪官污吏，鞭挞流氓恶棍、骗子拐子，都有

一些生动深刻的作品，应该说凌濛初在暴露封建社会黑暗方面，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三刻拍案惊奇》较真实地反映了明代江浙等地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从不同的侧面写出明代后期的社会凋敝、官吏腐朽，对当时的世风浇薄、人情险恶作了揭露与批判。也应指出，这三部作品集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优秀之作，也存在一些封建性的糟粕，读者阅读中要辨析其精华与糟粕，进行弃取。

目 录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3)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9)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踪奇村酒肆	(55)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69)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93)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111)
西山观设奠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125)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159)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179)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199)
通闺闱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215)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243)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267)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297)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319)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341)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367)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乾价白镪	(383)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406)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洩风情	(439)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459)
错调情贾母冒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	(477)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497)
生报华萼恩 死谢徐海义	(514)
淫妇情可诛 侠士心当宥	(531)
坐怀能不乱 秉正自毋偏	(546)
良缘狐作合 伉俪草能偕	(560)
缘投波浪里 恩向小窗亲	(576)
院里花空忆 湖头计更奸	(590)
淫贪皆有报 僧俗总难逃	(607)

波斯胡指破
覺龍殼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新评：

此篇何以列《拍案惊奇》之首？其传何意？其奇何在？曰：海外经商，骤成巨富也。

商人文若虚，由“倒运”到“转运”，其“转”之关键，在从事泛海贸易。明末，商品经济日逐繁荣，而繁荣的特色之一，是海外贸易之拓展，巨舶载货，漂洋过海，往往牟利百倍。文若虚从荒岛上弄来个大龟壳，竟然卖了五万两银子，就成了当时的特大新闻。

凌氏此作既写出这一当时社会的奇闻，又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人这一阶层的生活。过去视经商为“贱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已提高，经商手段与途径也有了新的变化。经商获利者，受到人们敬重；追求巨额盈利，成了商人们普遍的希望。作者正是紧紧把握住这一社会生活新变化，社会经济新发展，以及市民阶层中商人生活的新特点，塑造了文若虚这一新的艺术形象。这对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生活，研究文学发展的历史，都具有可贵的价值。也许，正为此，作者才把此篇列为首，以开人耳目，充惊奇之前声。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
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
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白步，用不着时，几弓箭，煮不熟饭锅。极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随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得黄金化作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园。却不把人间向上

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听说一人，乃宋朝汴京人氏姓金，双名维厚，乃是经纪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迟，睡醒来，千思想，万算计，拣有便宜的才做。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手头用来看去的，只是那散碎银子；若是上两块头好银，便存着不动。约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绦红线，结成一绦，系在锭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着，恰象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诸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前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

041191

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倒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那里来的。此皆神天福佑，故此买福物酬谢。今老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

笑嘻嘻地走进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元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王老家摸时，已在脱线处落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不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得不去。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倒无了，原无的倒有了，并不由人计较。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

诗曰：

分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慧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

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时，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直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幌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元来北京历诊却在七八月，更加目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块，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倒运汉”。不数年，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讨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要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

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了，自家思想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元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所有，觉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们大家计较，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扯他八卦问问财气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财气，不是小可。”文若虚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要要混过日子罢了，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么资助？就资助得来，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财爻动？这先生也是混帐。”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说道：“说着钱便无缘，这些人好笑，说道你去，无不欢喜；说到助银，没一个则声。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也办不